

蓬蓬彫刻集

新藝術叢刊之一

王濟遠 張澄江選輯



一九三三年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蓬蓬彫刻集

王濟遠 張澄江編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新藝術
叢刊之一
蓬蓬彫刻集一冊

(一〇八〇二)

每冊定價大洋貳元陸角
外埠酌加運費郵費



選輯者

王 澄
張 濟
江 遠

發行人

王 雲
上海河南路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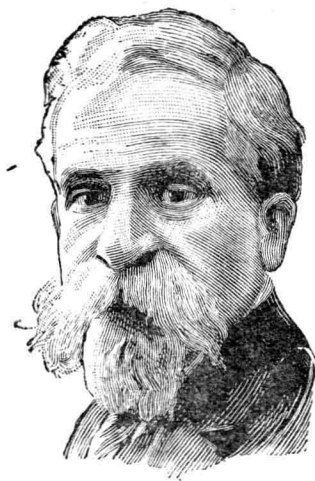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目 次

封 面	蓬蓬工作時小景
小 史	澄 江 譯
1 駱 駝	一九〇六年作
2 鴨(浮彫)	一九〇七年作
3 斑 鴿	一九〇八年作
4 牝 豕	一九〇八年作
5 鵝	一九〇八年作
6 鴨	一九一一年作
7 雄 鷄	一九一三年作
8 土 狼	一九一八年作
9 河 馬	一九一八年作
10 小 熊	一九一八年作
11 鴟 梟	一九一八年作
12 白 熊	一九二一年作
13 塘 鵝	一九二五年作
14 小 猪	一九二五年作
15 野 豬	一九二五年作
16 鴟 梟	一九二六年作
17 大 鹿	一九二九年作
18 猩 猩	一九三一年作

蓬 蓬 FRANCOIS POMPON



講起蓬蓬的生涯，實在是一段很好聽的故事，他是拿著結實的線條，用一種非常均勻的方法組成的。如同教科書裏所有的故事一樣，有的可以給青年做模範，有的是教人有耐心，用盡心血做下來的工作，在在都能看出藝術上的高尚道德。人間的幸福，可以在本人身上找出來，只要有毅力，有信仰心，心地寬大，將來總能得到相當的收穫。這段動聽的故事底材料，是一天一天增加起來的，好像一株小樹苗剛從地裏生長出來，與別的樹苗完全沒有差別，也沒有人能知道牠將來命運的偉大；誰料若干年以後，牠就是田園裏最好的果樹，給園主在樹下徘徊瞻顧的一棵光榮的樹。……

蓬蓬是木匠的兒子，一八五五年五月九日，生於法蘭西蒲閣牛省 (Bourgogne) 疎柳城 (Saulieu) ——是一個很有秩序而很美麗的城市——他在幼年時期，已能領會自然界的美，但是誰也不知受日光照耀而生金黃色的花苞，在許久許久時期以後，他才是現代法國最大彫刻家之一，這可以算是大器晚成了。

蓬蓬的一生，常拿很新鮮的眼光觀察宇宙，他很贊賞那一般人所認為庸俗的東西，因為無論如何庸俗，他總能找到陶養性情的材料，他有永遠溫和的態度，所以能深測各種動物之個性，他覺得有天賦的美

與形式的美。

人類有歡樂或煩悶的時候，但是蓬蓬就很少煩悶，因為他很知足，所以常樂。他在少年時期有克苦耐勞的修養，不在生命上找無謂的解說，並能接受做人的條件，所以他的人生觀是這樣明哲。他是在一個很樸實的家庭中長大的，他們一家，並不覺得勞作為痛苦，每日都是用著慈愛心及信仰心去操作。

蓬蓬在十五歲的時候，父親送他到帝昂 (Dijon) 一個大理石匠家當學徒，他心裏很不滿意，但是又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思，因此，他請求店主允許他每天兩小時的空暇，到帝昂美術學校學習彫刻，增加他的經驗和學識，並盡量發揮他的天才。

一八七五年，蓬蓬到巴黎，進圖案裝飾學校，一方面仍在大理石匠家服務，得到許多實驗，於日後的成功很有借助，他在餘暇彫刻幾個小件作品，一八七九年，第一次展覽作品於沙龍，此後每年陳列些半身像及浮彫，在一個混亂的時期中，他在一班平凡作家裏還找不到相當地位，一八八八年，他出品哥若脫像 (Cosette) 於沙龍，這確是一件天真的佳作，證明他情感的民間化。

一八八九年，蓬蓬遇見了羅丹，這是於他一生極有關係的，他在這位大師的工場裏當實習者。……光陰一年年的過去，蓬蓬總是不能展其素志，但是他依舊潛心修養，並未絲毫灰心。

一九二一年，蓬蓬已經六十七歲，受了秋季沙龍之聘，而第一次出品（白熊），這是他的不朽名作，當時得到全巴黎各報的推崇，無論是藝人或民衆，都把蓬蓬引爲談話的資料，這是蓬蓬大師無上的光榮。在昨天還很少有人能知道他的名字，今天一躍而爲法國最有光榮的彫刻大師，這是他的成功，也就是他的最後勝利；但是他並不因爲得到了無上的榮譽而驚喜，他的態度，依舊同平日一樣很從容而謙遜的接受了下來。

蓬蓬是個很安靜而很穩健的人，雖然受了長時間的埋沒，但是他的工作，並沒有間斷，因爲他除了努力藝術以外，並沒有別的嗜好，在他眼光裏看著生命是情感興趣及信任心所造成的。

有許多人說蓬蓬不懂得解剖學，其實他一定懂得，我們也用不著代他辯護，因爲有他的作品來做證明。

蓬蓬不是一個科學家，而是個永遠的孩子，我們看到他的作品而生情感的時候，總找不出虛僞和驕飾的地方，我們只有很忠實的佩服，因爲完全是從他的觀察功夫得來的。

他傾向於禽獸方面，因爲不像我們這樣平庸的慣常。我們總覺得人爲萬物之靈，但是蓬蓬偏爲禽獸抱不平；他純潔的心，爲情感所動，探測著禽獸的機巧，明瞭了牠們極難看出的變換。他拋開了人體描寫，專門研究禽獸，因爲人類放出的姿勢是驕飾的多，很少是放著真正的形

態；幾百年來社會束縛，使他們不能信仰別人，他就做一種抵抗本性自由的狀態，因之一件活東西，成為無光澤而呆板的死物。禽獸沒有虛偽，牠也不知道有人描寫牠，牠總是保持著真態；不過人與禽獸接觸要有耐心，觀察力要銳利，這是很難做到的。蓬蓬為著要使作品的調和節奏及有生氣，不知試驗了多少次，他說：『我起先做動物彫刻的時候，完全照著對像做，但是結果總是失敗，因為有零星的黑影不能使作品整個的調和；後來填去了空洞，並將一切無用的零星一概丟掉，使作品的光線合度而飽滿，趨入單純化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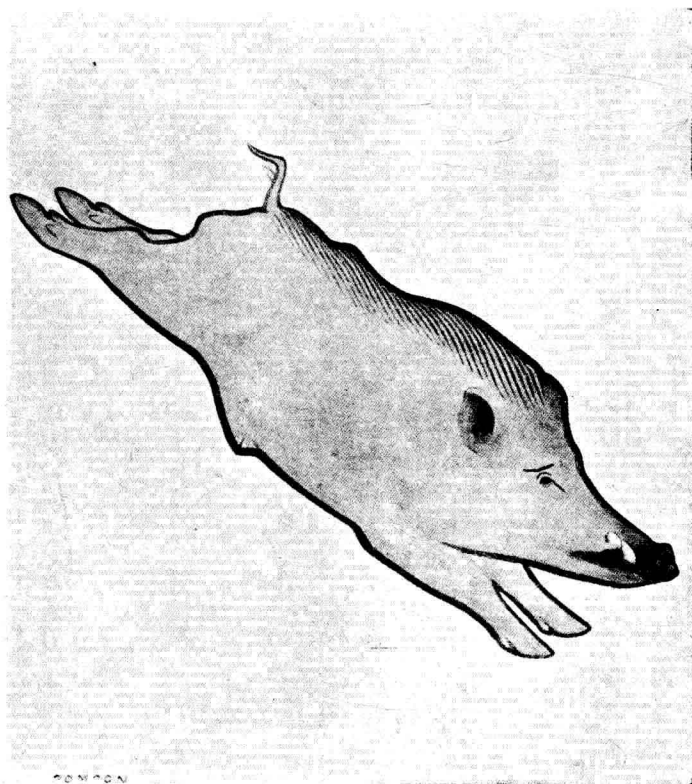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切藝術裏，都要有個選擇，尤其在彫刻方面，比別的更加重要，因為要在時間及空間定個形式，這個形式的價值是要描寫出東西的特性及真情。我們細看蓬蓬彫的（白熊），昂著頭望遠處慢慢地走去，好像是用牠的視覺及嗅覺，找尋牠的食物，同時看了牠重而且厚的毛，可感到生長冰島的奇寒與靜寞。

一件好作品，不一定要無謂的誇張，要很明顯很切實很爽快完全從創造者敏銳的腦海裏想出來的，表面上似乎覺得很容易，那裏知道這是藝術家用了不知多少心血才能得一點。蓬蓬無論彫那一類禽獸之前，總是先靜心觀察，等牠真情畢露時，然後開始工作。

一九二九年，巴黎秋季沙龍所陳列的大鹿，是蓬蓬費了兩年多工夫才做成的。以前做了許多模型，沒有一個能使牠滿意，有一天，軍隊經

過他的工廠，鼓樂之聲大作，把蓬蓬所蓄的大鹿忽然抬起頭來，精神煥發，彷彿在深山裏有獵人用笛喚醒了牠；……鼓樂之聲漸漸去遠，牠的美麗的夢也消滅了，依舊回復到原來的狀態。——這一剎那間的印象，早已深入了蓬蓬的腦海，他就開始工作，一直到完成——這裏我們能看出蓬蓬百折不回的精神。他的成功，一半靠他的天才，一半靠他的毅力，這位大器晚成的彫刻大師的作品及人格，對於我們有重大的教訓，實在值得我們敬佩。

一九三二年澄江於巴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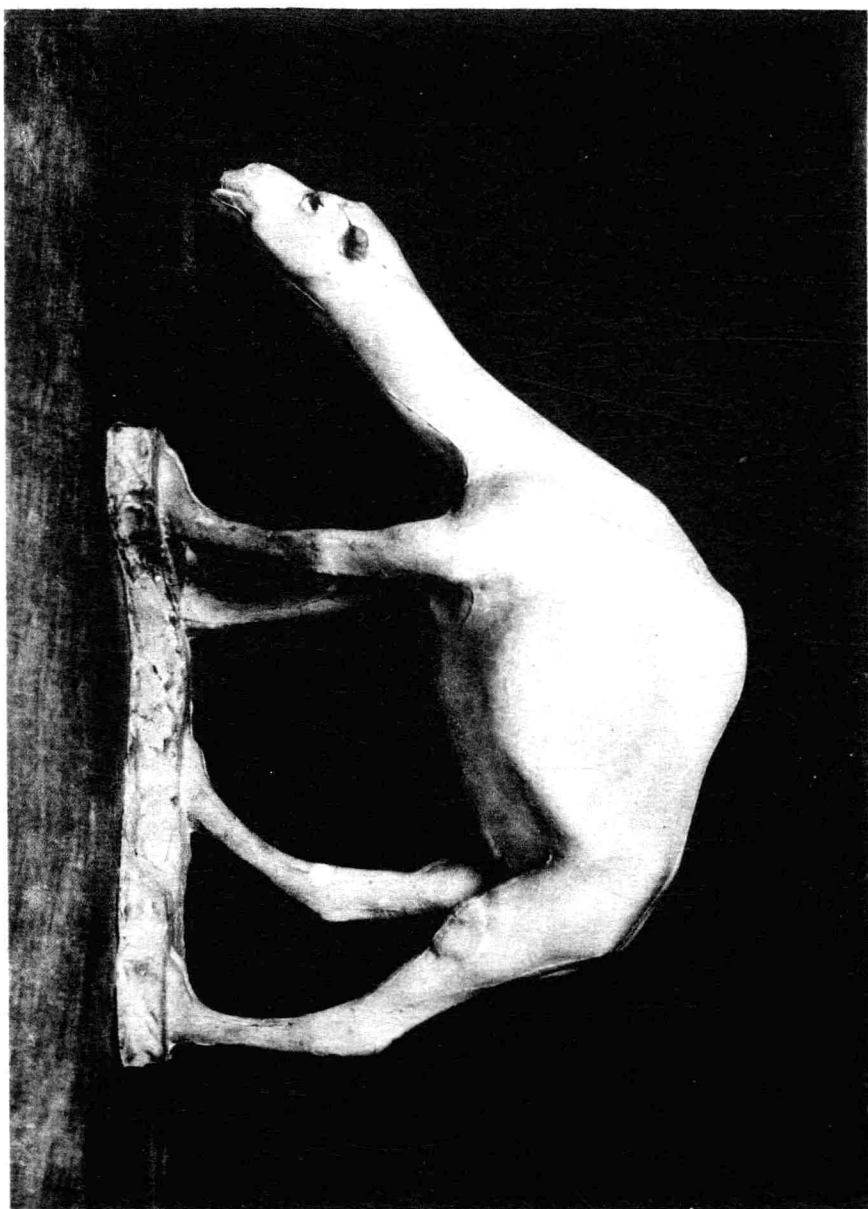
野猪（素描）

蓬蓬（一九二五年作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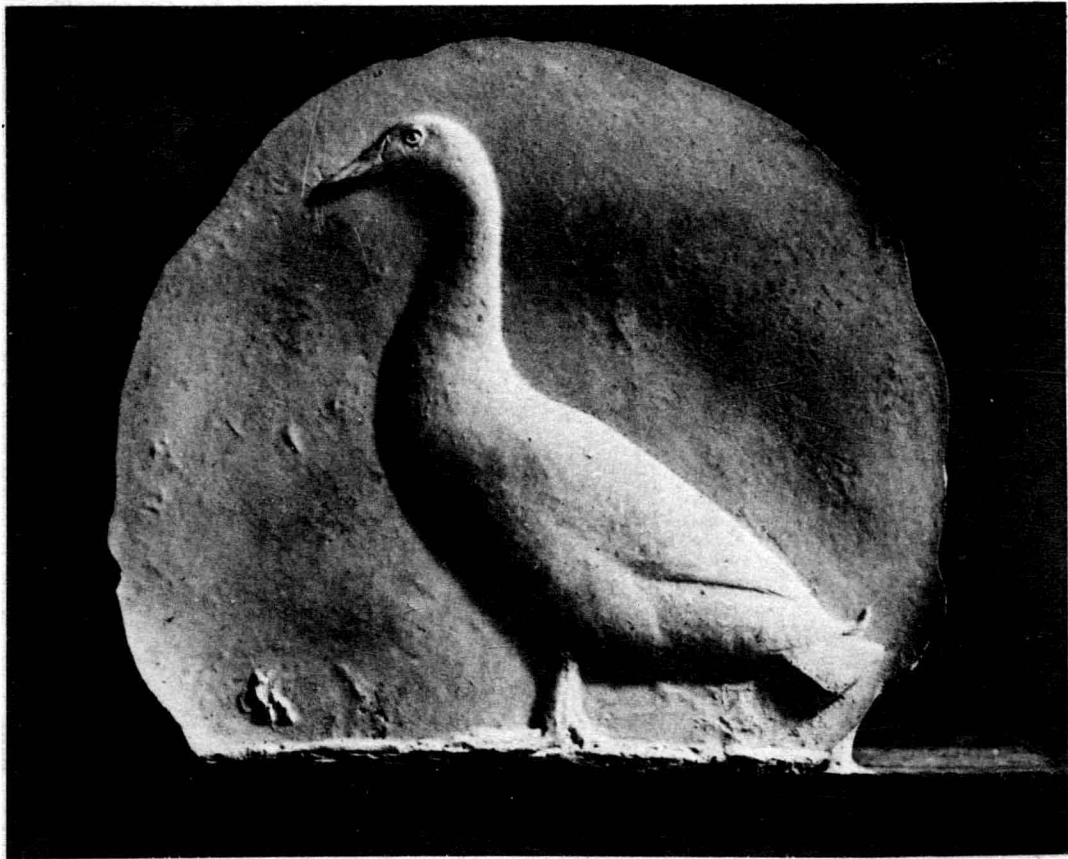


素描

蓬蓬 畫像



1. 駝駝（一九〇六年作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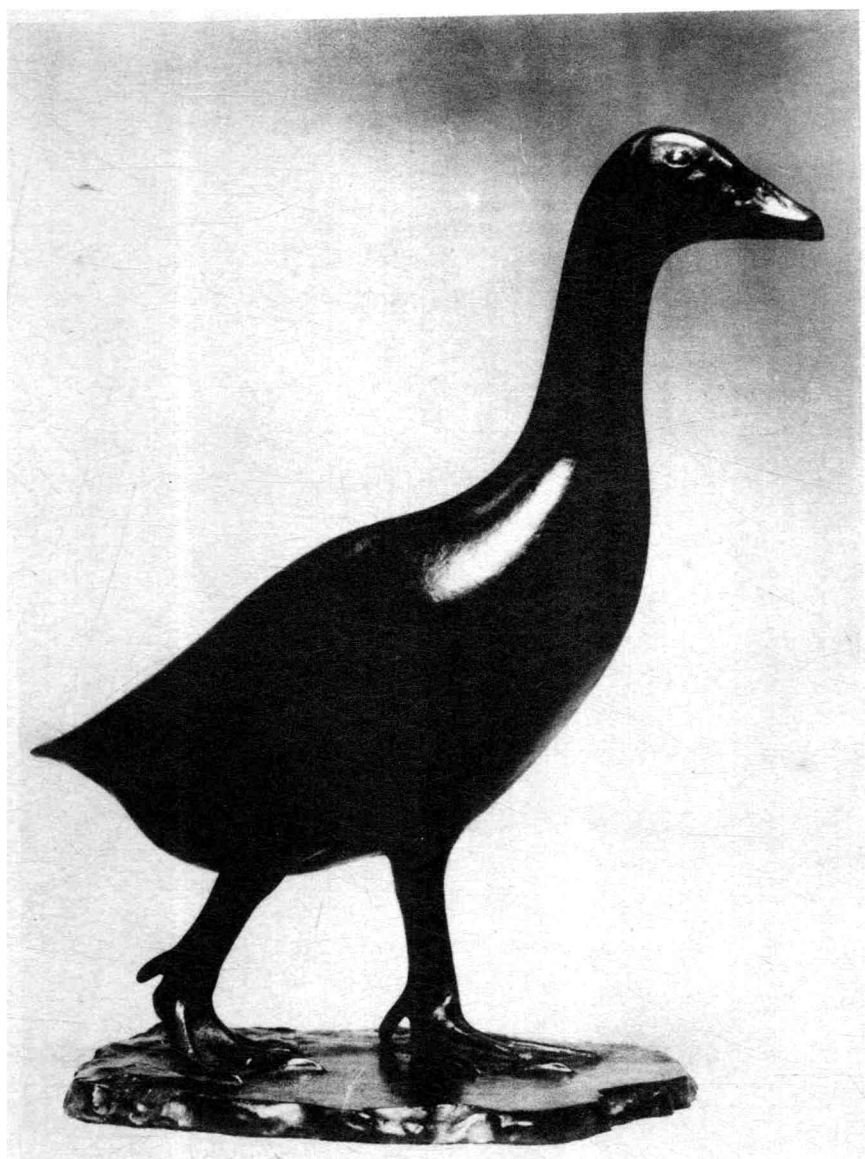
2. 鴨(浮彫) (一九〇七年作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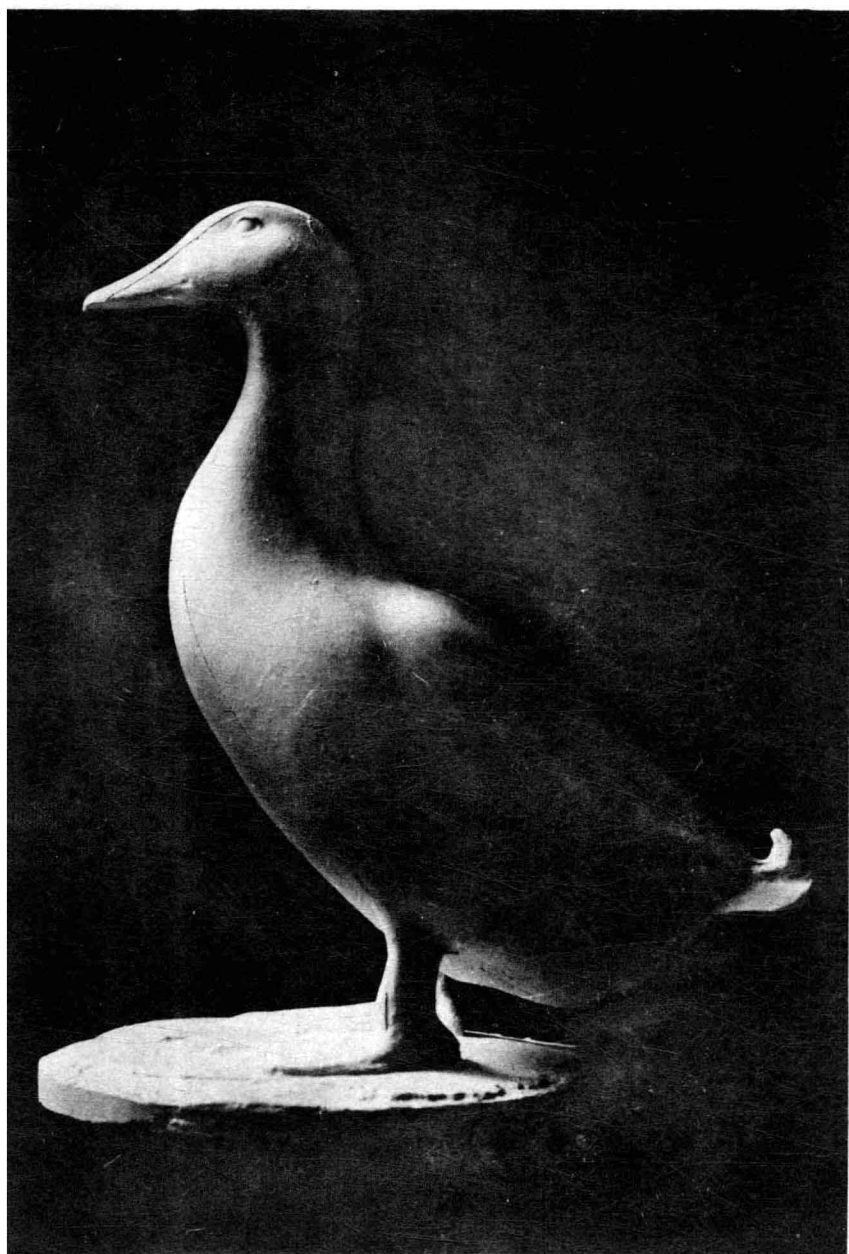
3. 斑鵒（一九〇八年作）



4. 牝豕（一九〇八年作）



5. 鵞（一九〇八年作）



6. 鴨（一九一一年作）



7. 雄雞（一九一三年作）